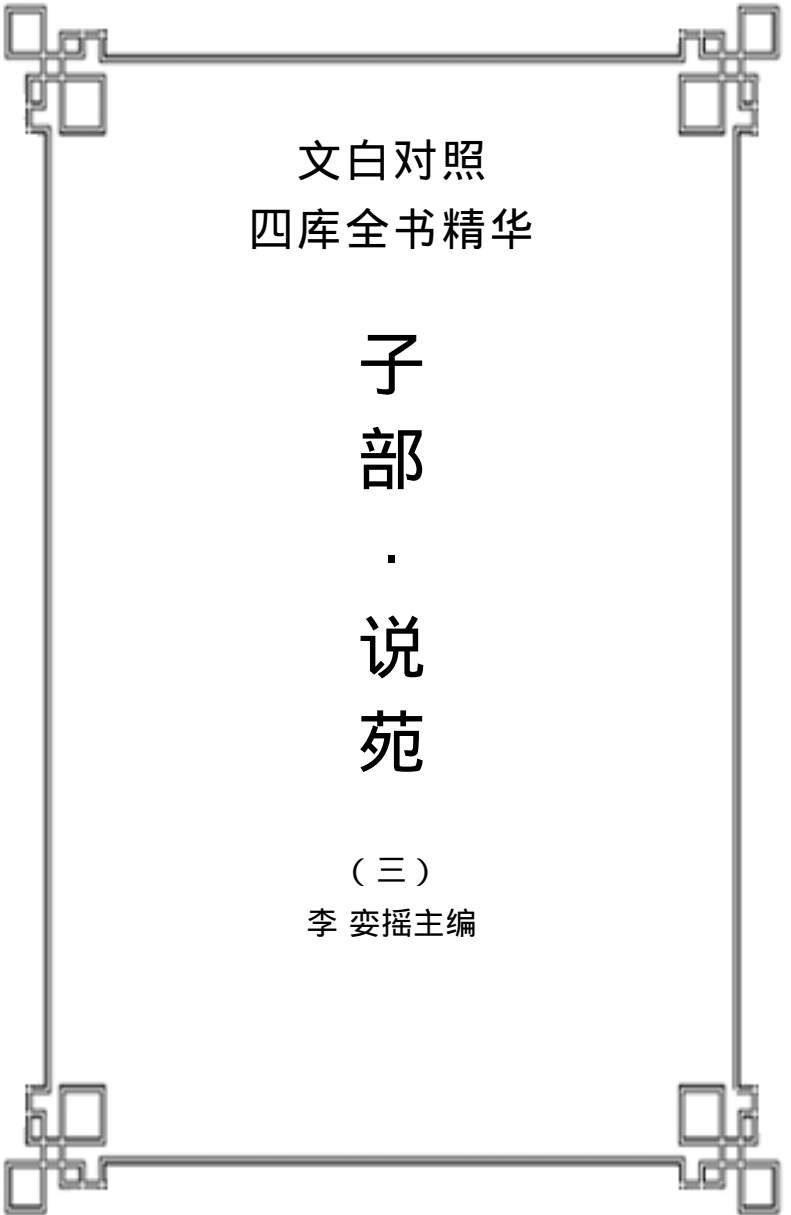




文白对照
四库全书精华

子
部
·
说
苑

(三)
李 雯瑶主编

目摇摇录

说苑卷第十一·····	员
善摇说·····	员
说苑卷第十二 ·····	猿
奉摇使 ·····	猿
说苑卷第十三 ·····	缘
权摇谋 ·····	缘
说苑卷第十四 ·····	怨
至摇公 ·····	怨
说苑卷第十五·····	苑
指摇武·····	苑
说苑卷第十六·····	员
谈摇丛·····	员

说苑卷第十一

善摇说

孙卿曰：“夫谈说之术，齐庄以立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譬称以谕之，分别以明之，欢欣愤满（通懣）以送之；宝之，珍之，贵之，神之。如是，则说常无不行矣。夫是之谓能贵其所贵。《传》曰：‘唯君子为能贵其所贵也’。”《诗》云：“无易由言，无曰苟矣。”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矫之者，难矣。说之不行，言之不从者，其辩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辩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于人之心，如此而说不行者，天下未曾闻也。”此之谓善说。

子贡曰：“出言陈辞，身之得失，国之安危也。”《诗》云：“辞之绎矣，民之莫矣。”夫辞者，人之所以通也。主父偃曰：“人而无辞，安所用之。”昔子产修其辞而赵武致其敬；王孙满明其言而楚庄以愬；苏秦行其说而六国以安；蒯通陈其说而身得以全。夫辞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国、全性者也。故辞不可不修，而说不可不善。

【译文】

孙卿说：“说话的方法是：要严肃慎重地确立观点，认真诚恳地处理事情，坚定信心，持之以恒，举例子打比方说明，分门别类明晰解说，或欢快，或愤激，要充满感情地表达，让听的人觉得宝贵、珍奇、可贵、神妙。如果这样，所说的话一般就不会不成功了。这就叫做珍重自己应该珍重

的。古书上说：‘只有君子才能珍重自己应该珍重的’。”《诗经》上说：“不要随便讲话，不讲苟且的话。”鬼谷子说：“做人不善良而把他纠正过来，困难啊。说了不能实行，说的话没人听从，是申说得明白；已经说清楚了而不去做，那就是把握得不够牢固；已经把握得很牢固而没有去做，那就是所说的话没有切中听话人心中所好。申说得明白，把握得牢固，又切中听话人所好，这种话神妙而可珍贵，清楚而分明，能深入听话人的内心，如果这样而所说的话仍不能实行，世上还没听到过。”这就叫善说。

子贡说：“一个人说出的话，关系到自身得失与国家安危。”《诗经》上说：“君王娓娓而谈，百姓心中安定。”言辞是人们用来相互沟通的工具。主父偃说：“一个人不善言辞，还有什么用呢？”从前，子产话说得很漂亮，赵武向他表示敬重；王孙满申明大义，楚庄王深感愧疚；苏秦推行合纵的主张，六国得以安宁；蒯通申述他的理由，自身得以保全。言辞是用来尊崇君王、提高自身地位、安定国家、保全性命的。所以，不能不修饰言辞，不能不擅长讲话。

赵使人谓魏王曰：“为我杀范痤，吾请献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诺！”使吏捕之，围而未杀。痤自上屋骑危，谓使者曰：“与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赵不与王地，则王奈何？故不若与定割地，然后杀痤。”魏王曰：“善！”

痤因上书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赵以地杀痤而魏王听之，有如强秦亦将袭赵之欲，则君且奈何？”信陵君言于王而出之。

【译文】

赵国派人到魏王说：“为我杀死范痤，我愿意送上七十里土地。”魏王说：“好！”就派官吏捉拿范痤，包围了他的住处但还没有杀他。范痤爬上屋顶，骑着屋脊对来说：“与其杀死我去进行交易，不如用活着的我去进行交易。如果我死了，赵国不给魏王土地，那么魏王怎么办？所以不如先与赵国解决了割让土地的事情，然后再来杀我。”魏王说：“好吧！”

范痤于是写信给信陵君说：“我是过去被魏国免除了相位的人，赵国用割让土地为代价要杀死我，而魏王听从了，如果强大的秦国也仿照赵国的做法杀害您，您该怎么办呢？”信陵君就去说服魏王，放走了范痤。

吴人入荆，召陈怀公。怀公召国人曰：“欲与荆者左，欲与吴者右。”逢滑当公而进曰：“吴未有福，荆未有祸。”公曰：“国胜君出，非祸而奚？”对曰：“小国有是犹复，而况大国乎？楚虽无德，亦不斩艾（通刈）其民。吴日弊兵，暴骨如莽，未见德焉。天其或者正训荆也。祸之适吴，何日之有！”陈侯从之。

【译文】

吴国进攻楚国，召见陈国的怀公。怀公召集国人计议说：“想和楚国在一起的站左边，想和吴国在一起的站右边。”大夫逢滑向怀公进言：“吴国未必有福泽，楚国未必有祸殃。”怀公说：“楚国被人战胜，国君出逃，不是灾祸是什么？”逢滑回答说：“小国发生这种事情，尚且可以恢复，何况大国呢？楚国虽然缺少仁德，但没有残杀百姓。

吴国日日有士兵伤亡，尸骨暴露在荒野，没见到他有什么仁德。上天也许是在训戒楚国，灾祸将降临吴国，时间不会很久了！”陈侯听从了逢滑的话。

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门而右；不善吾者，入门而左。”有中门而立者。桓公问焉。对曰：“管子之知（通智），可与谋天下；其强，可与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内政委焉，外事断焉，驱民而归之，是亦可夺也。”桓公曰：“善！”乃谓管仲：“政则卒归于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子故筑三归之台，以自伤于民。

【译文】

桓公要确定管仲为仲父，对大夫他们说：“同意我做法的，进大门站右侧；不同意我做法的，进大门站左侧。”有个人站在大门中间。桓公问他这样做的缘故。那人回答说：“管子的智慧，可以谋划天下；他的坚强，可以夺取天下。君王是要完全依赖他的诚信吗？将内政交给他，对外事务也由他决断，驱使百姓归附他，这样他就能夺取天下了。”桓公说：“说得对！”于是告诉管仲：“政事就全部交给你了。如果政事有处理不到的地方，就只有匡正你了。”管子因此修筑了称做三归的高台，用来勉励自己忧思百姓。

齐宣王出猎于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与劳王。王曰：“父老苦矣！”谓左右：赐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闾邱先生独不拜。

王曰：“父老以为少耶？”谓左右：“复赐父老无徭役。”父老皆拜，闾邱先生又不拜。

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来观，父老幸而劳之，故赐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先生独不拜，寡人自以为少，故赐父老无徭役。父老皆拜，先生又独不拜，寡人得无有过乎？”

闾邱先生对曰：“惟闻大王来游，所以为劳大王：望得寿于大王，望得富于大王，望得贵于大王。”

王曰：“夫杀生有时，非寡人所得与也，无以寿先生；仓廩虽实，以备灾害，无以富先生；大官无缺，小官卑贱，无以贵先生。”闾邱先生对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愿大王选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为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可少得以寿焉；春秋冬夏，振之以时，无烦扰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愿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长，长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贵焉。今大王幸赐臣田不租，然则仓廩将虚也；赐臣无徭役，然则官府无使焉；此固非人臣之所敢望也。”

齐王曰：“善！愿请先生为相。”

【译文】

齐宣王在社山狩猎，社山的十三位父老一起来慰劳宣王。宣王说：“父老们辛苦了！”对手下人说：“赏给父老们田地，不用交租税。”父老们全都拜谢，只有闾邱先生不肯拜谢。

宣王说：“父老们认为赏赐得少吗？”又对手下人说：“再赏赐父老们，今后可不服劳役。”父老们全都拜谢，只有闾邱先生不拜谢。

宣王说：“拜谢了的人可以走了，没有拜谢的人到前面来。”宣王说：“我今天来到这里，父老们前来慰劳我，所以我赏给父老们田地，不用交纳租税。父老们全都拜谢，只

有先生不谢，我自认为赏得少了，所以又赏赐父老们可不用服劳役。父老们都拜谢，又只有先生不拜谢，难道是我有什么过错吗？”

阎邱先生回答说：“听说君王来游乐，人们之所以要慰劳君王，是希望从君王这里获得长寿，希望从君王这里获得富足，希望从君王这里获得显贵。”

宣王说：“人的死与生有定数，并不是我能给予的，没有办法让先生长寿；仓库虽然丰实，是为了防备灾害，没有办法让先生富足；高官不缺少，小官又卑贱，没有办法让先生显贵。”阎邱先生回答说：“这都不是做臣子的敢于奢望的。希望君王能挑选良善富贵人家中有修养好品行的子弟充任官吏，公平地执行法律，如能这样，臣下就可以稍稍长寿了；春秋冬夏，按时节做好各项事情，不要烦劳打扰百姓，如能这样，臣下就可以稍稍富足了；希望君王下令，让年轻的尊敬年长的，年长的尊敬年老的，如能这样，臣下就稍稍显贵了。现在有幸得到君王赏赐田地，不用交纳租税，可是国库就会空虚；赏赐臣下可不服劳役，但是官府就没有人可以派遣差使。这本来就不是做臣民所希望的。”

宣王说：“说得对！愿意聘任先生做我的辅相。”

孝武皇帝时，汾阴得宝鼎而献之于甘泉宫。群臣贺上寿曰：“陛下得周鼎。”侍中虞邱寿王独曰：“非周鼎。”

上闻之，召而问曰：“朕得周鼎，群臣皆以为周鼎，而寿王独以为非，何也？寿王说则生，无说则死。”

对曰：“臣寿王安敢无说。臣闻夫周德始产于后稷，长于公刘，大于太王，成于文、武，显于周公。德泽上洞天，

下漏泉，无所不通。上天报应，鼎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汉自高祖继周，亦昭德显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陛下之身逾盛，天瑞并至，征祥毕见。昔始皇帝亲出鼎于彭城而不能得，天昭有德，宝鼎自至，此天之所以予汉，乃汉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群臣皆称万岁。是日，赐虞邱寿王黄金十斤。

【译文】

汉代孝武皇帝时，汾阴有人得到一个宝鼎，把它献到了甘泉宫。众大臣都向皇帝祝贺说：“陛下得到了周鼎。”惟独侍中虞邱寿王说：“这不是周鼎。”

皇上听说了，召见寿王问他：“我得到了周鼎，大臣们都认为是周鼎，惟独你认为不是，为什么？你若说出道理就让你活，说不出就让你死。”

寿王回答说：“臣下怎敢不说明道理呢？我听说周朝的仁德，是从后稷开始产生的，在公刘时发展，在太王时扩大，在文武、武王时完成，在周公时发扬光大。周朝的德泽向上到天，向下到地，无处不在。上天回报，宝鼎是因为周朝而出现，所以命名叫周鼎。现在汉朝从高祖开始承继周德，美德昭彰，佳行显扬，遍布恩泽，广施德惠，四面八方，上上下下，和睦同处，到陛下时更加兴盛，上天的祥瑞一起来到，吉祥的征兆，全部显现。从前秦始皇亲自在彭城祈求宝鼎而没能得到，上天张扬有德的君主，宝鼎自己就出现了，这是上天所特别赐给汉朝的，是汉鼎，不是周鼎。”皇上说：“说得好！”众大臣齐呼万岁。这天，皇上赏赐虞邱寿王十斤黄金。

晋献公之时，东郭民有祖朝者，上书献公曰：“草茅臣东郭民祖朝，愿请闻国家之计。”

献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虑之矣，藿食者尚何与焉。”

祖朝对曰：“大王独不闻古之将曰桓司马者，朝朝其君，举而晏。御呼车，骖亦呼车。御肘其骖曰：‘子何越云为乎？何为籍呼车？’骖谓其御曰：‘当呼者呼，乃吾事也；子当御正子之轡衔耳。子今不正轡衔，使马卒然惊，妄轹道中行人。必逢大敌，下车免剑，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宁能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祸亦及吾身，与有深忧，吾安得无呼车哉！’今大王曰‘肉食者已虑之矣，藿食者尚何与焉’，设使食肉者一旦失计于庙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宁得无肝胆涂地于中原之野与？其祸亦及臣之身，臣与有其忧深，臣安得无与国家之计乎？”

献公召而见之，三日，与语，无复忧者。乃立以为师。

【译文】

晋献公的时候，东郭有个百姓叫祖朝，写信给献公说：“草介小臣东郭小民祖朝，希望能听一听国家大计。”

献公派使臣出来告诉他说：“在上为官的人已经考虑了，在下的普通百姓何必还要参与呢。”

祖朝回答说：“君王难道没有听说过古代名将叫桓司马的人吗，早晨朝见他的君王，动身晚了，驾车人招呼备车，骖乘也招呼备车。驾车人用肘部杵了一下那位骖乘说：“你为什么越权做事呢？为什么也跟着呼叫备车呢？”骖乘对驾车人说：“该招呼就要招呼，这是我的事情。你应当拉好你勒马的缰绳。你现在不拉好勒马的缰绳，假使马突然受惊，

会乱奔轶伤路上行人。在战场上遭遇强敌，下车抽剑，抛肝胆浴血奋战，本就是我的事，你难道能扔掉你的马缰绳，下来帮助我吗？现在动身迟了引起的麻烦也牵连到我了，我一样深深担忧，我怎能不招呼车子呢！’现在君王说：‘在上为官的人已经考虑了，在下小民何必还要参与呢？’假如在上为官的人一旦在朝廷上决策失误，象我们这些小小百姓怎能避免在中原荒野抛洒肝胆的命运呢？这种灾祸也牵连到我的身上，臣同样有深深的忧虑，我怎能不参与国家大计呢？”

献公召见了祖朝，与他交谈多日，不再有什么忧虑。于是请他做老师。

客谓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无譬，则不能言矣。”王曰：“诺！”

明日见，谓惠子曰：“愿先生言事则直言耳，无譬也。”惠子曰：“今有人于此而不知弹者，曰：‘弹之状若何？’应曰：‘弹之状如弹。’则谕乎？”王曰：“未谕也。”“于是，更应曰：‘弹之状如弓，而以竹为弦。’则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说者，固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则不可矣。”王曰：“善！”

【译文】

有客人对梁王说：“惠子在谈论事理时善于打比方，君王让他不打比方，他就不会说了。”梁王说：“行。”

第二天见面，梁王对惠子说：“希望先生说事时就直接说，不要打比方。”惠子说：“现在有人在这里不知道什么是‘弹’，说‘弹’的样子象什么？回答说‘弹’的样子

就象‘弹’，那么说明白了吗？”梁王说：“没说明白。”惠子说：“这时，变个方法回答说：‘弹的样子象弓，用竹子做弦’，这样能知道了吗？”梁王说：“可以知道了。”惠子说：“说话这事，本来就是用自己所知道的比喻别人所不知道的，而使别人能知道。现在君王说不用比喻，那想说明白是不可能的。”梁王说：“说得对。”

孟尝君寄客于齐王，三年而不见用，故客反谓孟尝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见用，不知臣之罪也？君之过也？”

孟尝君曰：“寡人闻之：缕因针而入，不因针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亲。夫子之材必薄矣，尚何怨乎寡人哉？”

客曰：“不然！臣闻周氏之誉，韩氏之卢，天下疾狗也。见兔而指属，则无失兔矣；望见而放狗也，则累世不能得兔矣。狗非不能，属之者罪也。”

孟尝君曰：“不然！昔华舟、杞梁战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为之崩，城为子隤。君子诚能刑（通型）于内，则物应于外矣。夫土壤且可为忠，况有食谷之君乎？”

客曰：“不然！臣见鸛巢于苇苕，著之以发，建之，女工不能为也，可谓完坚矣。大风至，则苕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托者使然也。且夫孤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燹也。臣未尝见稷狐见攻、社鼠见燹也，何则？所托者然也。”于是孟尝君复属之齐王，齐王使为相。

【译文】

孟尝君推荐客人给齐王，三年不被任用。因此客人回来

对孟尝君说：“你向齐王推荐我，已经三年了而不被任用，不知道是我的罪过，还是您的过错？”

孟尝君说：“我听说，丝线依靠针穿进去，但不能依靠针把它扯紧；嫁出女儿，靠着媒人才能成功，但不能靠着媒人让夫妻亲蜜。先生的才能一定差，怎么还来埋怨我呢？”

客人说：“不是这样！我听说周代的誉，韩氏的卢，都是天底下跑得快的狗。见到兔子指示清楚，就不会放掉兔子；如果远远看见了兔子放开狗，那么几世也捉不到兔子。不是狗没有本领，而是指示的人的过错。”

孟尝君说：“不对！过去华丹、杞梁战死了，他们的妻子为他们悲哀，向着高城哀哭，城角因此崩塌，城墙也因为她们的哭泣溃塌。君子确实能在内心做出典范，那么事物就能在外面有回应，土壤尚且可以为人们产粮效力，何况吃粮食的人呢？”

客人说：“不是这样，我看见鹪鹩在芦苇上筑巢，用毛发编织，建造的精妙连女工都做不到，可以说是完善坚固了。大风刮来，芦苇折断，鸟蛋跌破，小鸟死去，为什么呢？那是它们依靠的地方使它们这样的。再说狐狸是人们要攻击的；老鼠是人们要熏赶的。我没见过谷神庙里的狐狸被攻击，土地庙里的老鼠被熏赶，为什么呢？它们所依靠的地方使它们这样啊。”于是孟尝君又指教他去齐王那里，齐王任用他为辅相。

陈子说梁王，梁王说而疑之曰：“子何为去陈侯之国，而教小国之孤于此乎？”

陈子曰：“夫善亦有道，而遇亦有时。昔传说衣褐带

剑，而筑于柢傅之城，武丁夕梦旦得之，时王也；宁武饭牛康衢，击车辐而歌《硕鼠》，桓公得之，时霸也；百里奚自卖五羊之皮，为秦人虏，穆公得之，时强也。论若三子之行，未得为孔子骏徒也。今孔子经营天下，南有陈、蔡之厄，而北干景公，三坐而五立，未尝离也。孔子之时不行，而景公之时怠也。以孔子之圣不能以时行说之怠，亦独能如之何乎？”

【译文】

陈子游说梁王，梁王高兴但又有些怀疑说：“你为什么离开齐侯这样的大国，而来指教我这个小国的国君呢？”

陈子说：“人之间交好要有方法，人的佳遇要有机会。从前，傅说穿着粗麻衣系着草绳，在柢傅为人家建筑谋生，商王武丁夜晚梦见了，天明找到他，他得到时机帮助武丁成就王业；宁武在大道旁帮人养牛，敲打着车的轮辐唱着《硕鼠》，桓公得到了他，他得到机会帮桓公成就霸业；百里奚用五张羊皮的价格卖掉自己，做了秦国的奴隶，秦穆公得到了他，他得到机会，使秦国成为强国。要论他们三人的德行，还不能成为孔子的好学生。现在孔子到处奔走游说，南行陈、蔡两地受困厄；北上投奔齐景公，屡屡遭受冷遇，不曾得到信任。孔子的时机不好，而景公那时对孔子的游说也倦怠了。凭着孔子的圣明还不能抓住时机说服齐景王改变怠慢的态度，单单我又能怎么样呢？”

林既衣韦衣，而朝齐景公。齐景公曰：“此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也？”

林既逡循而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端士行乎？昔者，

荆为长剑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齐短衣而遂僂之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鬻发，范蠡、大夫种出焉；西戎左衽而椎结，由余亦出焉。即如君言，衣狗裘者当犬吠，衣羊裘者当羊鸣，且君衣狐裘而朝，意者得无为变乎？”

景公曰：“子真为勇悍矣！今未尝见子之奇辩也，一邻之斗也？千乘之胜也？”

林既曰：“不知君之所谓者何也。夫登高临危，而目不眩，而足不陵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渊，刺蛟龙，抱鼉鼉而出者，此渔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罴而出者，此猎夫之勇悍也；不难断头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武夫之勇悍也。今臣居之廷，作色端辩以犯主君之怒，前虽有乘轩之赏，未为之动也；后虽有斧质之威，未为之恐也：此既之所以为勇悍也。”

【译文】

林既穿着熟制过的兽皮衣去朝见齐景公。齐景公问：“这是君子的服装，还是小人的服装？”

林既欲行又止，正颜正色地说：“仅仅看穿着怎么能够判断评判一个人的德行呢？从前，楚国人身佩长剑，头戴高帽子，而出了个令尹子西；齐国人穿着短衣服，戴着遂僂那种帽子，而出了管仲、隰明；越国人身刺画花纹剪短发，而出了范蠡、文种；西戎人，左边开衣襟，梳着椎样的发结，也出了由余这样的人才。若象君王所说，穿狗皮衣的就应学狗叫，穿羊皮衣的就应学羊叫，那么君王穿着狐皮大衣上朝，照这种说法是不是也该有所变化呢？”

景公说：“你真算是勇敢强悍的人了！现在还没见过你这样雄奇善辩的人哪。你这种勇敢强悍是属于邻里相争一类

呢，还是能够取得千乘大国胜利的那种呢？”

林既说：“不知道君王所说的是什么。登上高峻地方，面临危险，而眼不眨，腿不抖，这是工匠的勇敢强悍；潜进深渊，刺杀蛟龙，抱着鼉鼉，从水中出来，这是渔夫的勇敢强悍；闯入深山，刺杀虎豹，抱着熊罴走出来，这是猎人的勇敢强悍；砍头剖腹，在荒野上暴露骨骼，抛洒鲜血，而毫无畏惧，这是武夫的勇敢强悍。现在我站在大廷之上，正颜正色，直言辩说，而触犯君王发怒，前面即使有车马的奖赏，不为所动；后面即使有杀头腰斩的威胁，不为此恐惧；这就是我所称得上勇敢强悍的人了”。

魏文侯与大夫饮酒，使公乘不仁为觴政，曰：“饮不嚼（通嚼）者，浮以大白。”文侯饮而不嚼，公乘不仁举白浮君，君视而不应。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周书》曰：‘前车覆，后车戒。’盖言其危。为人臣者不易，为君亦不易。今君已设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举白而饮，饮毕，曰：“以公乘不仁为上客。”

【译文】

魏文侯和大夫们饮酒，让公乘不仁监督罚酒，并且约定：“喝酒不干杯，罚酒一大杯。”文侯饮酒时没有干杯，公乘不仁举起酒杯要罚酒，文侯看见了却不答理他。侍从说：“不仁退下，君王已经醉了。”公乘不仁说：“《周书》上说：‘前面的车子翻倒了，后面的车子要以此为鉴戒。’是说其中的危险性。当臣子的不能随意改变自己的言行，做君王的也不能。现在君王已下了命令，下令而不执行，可以吗？”魏文侯说：“对！”举起酒杯饮尽，饮过酒后，说：

“把公乘不仁用做上客。”

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带玉璫剑，履縞舄，立于流水之上。大夫拥钟锤，县令执桴号令，呼谁能渡王者。

于是也，楚大夫庄辛过而说之，遂造托而拜谒，起立曰：“臣愿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然作色而不言。庄辛迁延盥手而称曰：“君独不闻乎鄂君子皙之泛舟于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极菡萏，张翠盖，而擒犀尾，班（通斑）丽袿衽，会钟鼓之音毕，榜枻越人拥楫而歌，歌辞曰：‘滥兮苹草滥予昌枻泽予昌州州馌州焉乎秦胥胥纍予乎昭澶秦逾渗悝随河湖’。鄂君子皙曰：‘吾不知越歌，子试为我楚说之。’于是乃召越译，乃楚说之曰：“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于是鄂君子皙乃揄修袂行而拥之，举绣被而覆之。鄂君子皙亲楚王母弟也，官为令尹，爵为执珪，一榜枻越人犹得交欢尽意焉。今君何以逾于鄂君子皙？臣独何以不若榜枻之人？愿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

襄成君乃奉手而进之曰：“吾少之时，亦尝以色称于长者矣，未尝遇僂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后，愿以壮少之礼谨受命。”

【译文】

襄成君最初受封的那天，穿着翠丽的衣服，佩带着镶嵌着玉石的宝剑，脚上是白色细绢制成的双底着木的鞋子，站在河岸上。大夫们拿着钟锤，县令握着鼓锤发令，呼叫有谁能把君王摆渡过河。